

刘禹锡集整理工作综论

卞孝萱

内容提要 40年来,刘禹锡集的整理、出版工作卓有成绩,表现在善本影印、全集整理、诗文选注三个方面。本文主要总结讨论了刘禹锡全集的整理工作,针对标点本、笺证本、点校本的不足之处,提出今后努力的方向,即佚诗应考、伪文应辨、校本应广、笺证应全、序跋应辑。文中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详细阐述了作者自己的观点。

40年来,刘禹锡集的整理、出版工作取得很大成绩,表现在:

(一)善本影印 1973年台北影印宋绍兴八年刻小字本《刘宾客文集》40卷。197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影印明刻《刘宾客文集》30卷。1979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影印《全唐诗稿本》,第44册为刘禹锡诗。1986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7册为《刘宾客文集》4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全唐诗》,第六函第二、三册为刘禹锡诗。1987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全唐文》,卷五九九至卷六一〇为刘禹锡文。

(二)全集整理 1960年北京中华书局排印了《全唐诗》,卷三五四至卷三六五为刘禹锡诗。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禹锡集》标点本。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笺证本。1990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

(三)诗文选注 陕西、江苏、吉林、山东等地都出版过刘禹锡诗文选注,不一一列举。

选注的任务是为初学入门,本文均不作专题讨论,只在有关章节中顺便涉及。本文主要讨论刘禹锡全集的整理工作。

标点本以1905年结一庐朱氏《剩余丛书》中的《重刊明钞刘宾客文集》为底本。“出版说明”云,参照其他几种版本作了个别文字上的校改,但无校记,读者不知所改为何字?据何书?

笺证本亦以结一庐朱氏刊本为底本。“校记序例”列举校勘所用的版本、选本共14种,有校记。其特色在笺证、附录。

点校本以1923年徐鸿宝影印宋绍兴八年刻《刘宾客文集》为底本。“点校说明”列举主校本五种、参校本20种,有校记。又有“诗文补遗”,这是标点本、笺证本所缺的。

虽有成绩,不能自满。今针对标点本、笺证本、点校本的不足之处,提出今后努力方向。

(一)佚诗应考

《全唐诗·刘禹锡三》载《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春去也)(春过也)二首。笺证本、点校本所用的底本仅《春去也》一首。笺证本云:(春过也)一首“似非禹锡手笔”。点

校本的“诗文补遗”未辑(春过也)一首。(春过也)一首是不是刘禹锡所作?应考。

据《全唐诗稿本·刘禹锡诗》,在(春去也)一首下,粘贴(春过也)(春去也)。编《全唐诗》时,删去重复的(春去也)一首,成为(春去也)(春过也)排列之现状。今案:《全唐诗稿本·刘禹锡诗》所粘贴之(春过也)(春去也)二首,实取之于《乐府诗集》卷八二刘禹锡《忆江南》二首。

《乐府诗集》所载之刘禹锡诗,如卷四七之《三阁词》四首,卷七二之《荆州歌》二首,卷七八之《步虚词》二首,卷八一之《竹枝》九首、又二首,卷八二之《浪淘沙》九首、《纥那曲》二首、《潇湘神》二首、《抛毬乐》二首、《踏歌行》四首,卷九四之《淮阴行》五首、《堤上行》二首,都与刘禹锡正集符合。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乐府诗集》卷八一所载刘禹锡之《杨柳枝》九首、又三首(扬子江头烟景迷)(迎得春光先到来)(巫峡巫山杨柳多),见于刘禹锡正集者为《杨柳枝词九首》、《杨柳枝词二首》(迎得春光先到来)(巫峡巫山杨柳多),见于外集者为《杨柳枝》(扬子江头烟景迷)一首。外集是宋敏求哀辑。倘宋敏求未辑外集,或虽辑外集而未觅得(扬子江头烟景迷)一首,我们岂能只承认《乐府诗集》所载刘禹锡《杨柳枝》12首之11首为真,而斥(扬子江头烟景迷)一首为伪呢?显然不能。

《乐府诗集》所载刘禹锡《忆江南》(春过也)(春去也)二首,不见于刘禹锡正集。(春去也)一首,见于宋敏求所辑之外集。据宋敏求所撰“后序”,此首是从《洛中集》钞来。其标题《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当然亦是《洛中集》钞来,故与《乐府诗集》之标题《忆江南》不同。《洛中集》只载(春去也)一首,所以外集也只辑这一首,而缺(春过也)一首。

宋敏求哀辑刘禹锡的佚文佚诗,是有贡献的,但有遗漏。据《金石录》卷二九《跋尾·唐·唐殿中侍御史韦翊墓志》:“刘禹锡撰。”宋敏求所辑外集中,无赵明诚所藏之韦翊墓志,即是一例。没有人因刘禹锡外集中无韦翊

墓志而对《金石录》的记载产生怀疑,只能埋怨宋敏求漏辑。同样,不能因外集只(春去也)一首而对《乐府诗集》登载二首产生怀疑,认为(春过也)一首为贗品。

历代词选往往只选刘禹锡(春去也)一首,这也可能使人们对(春过也)产生怀疑。经过分析,便可了然。

《尊前集》卷上只选刘禹锡《忆江南》(春去也)一首。刘禹锡有《竹枝词九首》、《竹枝词二首》,共11首,《尊前集》只选10首,未选(山上层层桃李花)一首。

陈耀文《花草粹编》卷一只选刘禹锡《梦江南》(春去也)一首。白居易有《忆江南词三首》,《花草粹编》只选(江南好)一首。

爱新觉罗·玄烨《御选历代诗余》卷一只选刘禹锡《望江南》(春去也)一首。刘禹锡有《纥那曲词二首》,《御选历代诗余》只选(杨柳郁青青)一首。刘禹锡有《潇湘神二首》,《御选历代诗余》只选(斑竹枝)一首。刘禹锡有《浪淘沙词九首》,《御选历代诗余》只选(洛水桥边春日斜)一首。

朱彝尊《词综》卷一只选刘禹锡《春去也》一首。刘禹锡有《潇湘神二首》,《词综》只选(斑竹枝)一首。

显而易见,历代词选未选的词,不意味着就是伪作。

需要郑重提出的是况周颐的观点。他在《蕙风词话》卷二说:“刘梦得《忆江南》云:‘春去也,……’流丽之笔。”又说:“前调云:‘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亦皆流丽之句。”况周颐既评(春去也)一首流丽,又评(春过也)一首流丽,这就从词的艺术性上论证了两首皆刘禹锡手笔。

(二)伪文应辨

我在1963年出版的《刘禹锡年谱》中考证《陋室铭》非刘禹锡作。于北山在《教学与进修》1979年第3期发表《〈陋室铭〉非刘禹锡作补证》,所谓“补证”,即北宋释智圆《闲居编》中的一段话:“俗传《陋室铭》,谓刘禹锡所作,谬矣,盖闾茸辈狂简斐然,窃禹锡之盛名,

以诳无识者，俾传行耳。”

吴汝煜在1988年出版的《刘禹锡传论》中，反对智圆这段话，认为：“僧人好作惊人之论，以耸动世人听闻，未必有所据而云然。智圆所论，未提出任何确切证据，故此说不能据为定讞。”在1989年出版的《刘禹锡选集》中，再次肯定《陋室铭》是刘禹锡在洛阳作。

今案：《闲居编》在中国久已失传，仅日本有刻本。诸桥辙次著《大汉和辞典》修订版第11册第820页引用了《闲居编》中一段话，于北山用作“补证”，吴汝煜表示反对。都未见到原书。

《续藏经》第二编第六套第一册登载《闲居编》。《全宋文》卷三一二据以收录。今将《雪刘禹锡》一文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俗传《陋室铭》，……俾传行耳。夫铭之作，不称扬先祖之美，则指事以成过也。出此二涂，不谓之铭矣。称扬先祖之美者，宋鼎铭是也。指事成过者，周庙金人铭是也。俗称《陋室铭》，进非称先祖之美，退非指事以成过，而奢夸矜伐，以仙、龙自比，复曰‘惟吾德馨’。且颜子愿无伐善，圣师不敢称仁，禹锡巨儒，心知圣道，岂有如是狂悖之辞乎！陆机云：‘铭博约而温润。’斯铭也，旨非博约，言无温润，岂禹锡之作邪！昧者往往刻于琬琰，悬之屋壁，吾恐后进童蒙慕刘之名，口诵心记，以为楷式，岂不误邪？故作此文，以雪禹锡耻，且救后进之误。……”

看了上面的话，便知《大汉和辞典》所引用的，不是智圆的主要论点。智圆认为《陋室铭》非刘禹锡作的论点，主要是：一不符合铭的体裁，二不符合刘禹锡的为人，三不符合刘禹锡文章的风格。吴汝煜反对智圆，应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批驳。未见原文而痛斥智圆“未提出任何确切证据”，未免厚诬古人了。

下面扼要地说一说我判断《陋室铭》非刘禹锡作的理由：

1. 智圆自号中庸子，撰《中庸子传》。其《闲居编自序》云：“于讲佛经外，好读周、孔、扬、孟书。往往学古文，以宗其道。又爱吟五、

七言诗，以乐其性情。”可见智圆不是一个普通的和尚，他兼宗儒教，嗜好文学。他的著作，可以为证。吴汝煜未考其生平，何能斥之为“僧人好作惊人之论，以耸动世人听闻”呢？

《闲居编自序》撰于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雪刘禹锡》是书中的一篇，此文叹息：“俗传《陋室铭》，……昧者往往刻于琬琰，悬之屋壁。”可见在1016年之前，假托刘禹锡作的《陋室铭》，不仅已写成，而且已流传。智圆提供这个情况很重要，有助于我们从“刻于琬琰”的角度对《陋室铭》进行考察。

王象之《輿地碑记目》卷一《婺州碑记》中记载“政和中”郡民发现《陋室铭》石刻。政和（1111年—1117年）在智圆所说的“刻于琬琰”之后约100年，婺州发现《陋室铭》石刻，证实了智圆的话。

吴汝煜认为：“《陋室铭》见载于是书，足证其信实可靠。”“婺州虽非刘禹锡历官之处，但他的文章完全可以在那里流传、镌刻。”其实不然。王象之的记载，只能说明婺州有一方《陋室铭》石刻，不能保证此铭一定是刘禹锡手笔。

《輿地碑记目》卷二《和州碑记》也记载《陋室铭》。《輿地纪胜》述此事尤详。该书卷四八《淮南西路·和州·景物上》云：“陋室：唐刘禹锡所辟。又有《陋室铭》，禹锡所撰，今见存。”又《官吏》云：“刘禹锡：为和州刺史，有《和州刺史壁记》及《陋室铭》。”又《碑记》云：“唐刘禹锡《陋室铭》：柳公权书，在厅事西偏之陋室。”王象之将一件事重复叙述了三次，可谓郑重，但也不能轻信。因为：（1）刘禹锡勤政廉政，关心民众疾苦。《和州谢上表》云：“伏以地在江、淮，俗参吴、楚。灾旱之后，绥抚诚难。谨当奉宣皇恩，慰彼黎庶。久于其道，冀使知方。”《历阳书事七十韵》云：“比屋悍螫辈，连年水旱并。退思常后已，下令必先庚。”“受谴时方久，分忧政未成。比琮虽碌碌，于铁尚铮铮。”这是刘禹锡的自我写照，与《陋室铭》所谓“无案牍之劳形”的逍遥形态，判若两人，怎么能说《陋室铭》是刘禹锡任和州刺史

时撰呢?(2)刘禹锡工书,其自撰自书之碑,不仅见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郑樵《通志·金石略》、《宝刻类编》等记载,个别的碑还有拓片存在。如刘禹锡在和州撰《陋室铭》,不必远道求柳公权书写,而且《宝刻类编》卷四记载柳公权所书之碑76件,没有《陋室铭》。王象之所云《陋室铭》为刘禹锡撰、柳公权书,俱不可信。

最早提到《陋室铭》的人,是钱唐释智圆。距离钱唐不远的婺州,有此铭石刻。我从这两个迹象推测《陋室铭》是浙江省的文士假托刘禹锡之名撰写的。南方潮湿,地面上有青苔。《陋室铭》所谓“苔痕上阶绿”,流露出南方人的口吻。北方干燥,房屋前后左右少见青苔。

2. 陋室,简陋的房屋。《论语·雍也》云:“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陋巷,指居室,非街巷,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引王念孙说。)居室虽简陋,而房屋的主人崇高,就不是羞耻,而是光彩了。唐崔沔有《陋室铭》。韩愈《长安交游者赠孟郊》云:“陋室有文史,高门有笙竽。何能辨荣悴,且欲分贤愚。”刘禹锡《上杜司徒书》云:“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瘠田可耕,陋室未毁。”三人笔下的“陋室”,各有用意,不能混淆。

据颜真卿《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东都副留守云骑尉赠尚书左仆射博陵崔孝公陋室铭记》,崔沔“为常侍时,著《陋室铭》以自广。”为东都副留守时,“河南府崇政坊买宅以制居。”“逆胡再陷洛阳,屋遂崩圯,唯檐下废井存焉。”大历十一年,崔沔子崔祐甫“乃刻《陋室铭》于井北遗址之前。”崔沔在长安撰《陋室铭》,陋室指长安的居室。崔祐甫在洛阳刻《陋室铭》,陋室指洛阳的居室。

韩愈称孟郊的居室为“陋室”,不过是形容“有穷者孟郊”^①的房屋简陋,与崔沔以“陋室”为室名不同。

刘禹锡则把祖先遗留下来的房屋,谦虚地称为“陋室”。正像我们自称寒舍、蜗居一样。孟郊真穷,室是真陋。刘禹锡笔下的“瘠

田”与“陋室”,都是谦词,田未必瘠,室未必陋。当然也与崔沔以“陋室”为室名不同。

简单地讲,崔沔的“陋室”是室名。孟郊、刘禹锡的“陋室”皆非室名,前者是形容,后者是谦虚。既然刘禹锡笔下的“陋室”非具体的室名,就不能牵强附会地作为他撰《陋室铭》之证。

吴汝煜误解了刘禹锡《上杜司徒书》中的话,认为“陋室”在洛阳。今案:《通典》卷一七七《州郡》云:荥阳郡(郑州)荥阳县“有京水、索水。楚汉战于京、索间是也。”可见刘禹锡所说的“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陋室未毁”的地点是荥阳。这与他在《子刘子自传》中说“世为儒而仕,……葬荥阳之檀山原”,又在《汝州上后谢宰相状》中说“家本荥上”,完全符合,怎么能将荥阳的“陋室”误解为洛阳的住宅呢?

吴汝煜认为开成年间刘禹锡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时撰《陋室铭》,理由是“崔沔著《陋室铭》、崔祐甫勒石的洛阳掌故引起了刘禹锡的雅兴。他写作《陋室铭》,有继美先贤之意。”这个推测,不符合事实。刘禹锡撰文,必交代缘由。如《秋声赋》引云:“相国中山公赋秋声,以属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绝。然皆得时、道行之余兴,犹有光阴之叹,况伊郁老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愤。”就交代了他是受李德裕、王起两篇《秋声赋》的启发而写作的缘由。如刘禹锡是受崔沔、崔祐甫父子撰、刻《陋室铭》的启发也作一篇,文中必有交代。但假托刘禹锡作的《陋室铭》中无一字涉及崔沔、崔祐甫。

《陋室铭》的结论是“孔子云:‘何陋之有?’”这句话出于《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刘禹锡下笔不苟,“言言精确”^②、“字字稳切”^③。久有定论。如《陋室铭》是刘禹锡在洛阳作,怎么会以“九夷”比喻大唐的东都、自己的籍贯呢?

3. 《陋室铭》与刘禹锡的文格不类。刘禹锡撰铭,或四言,或七言,句式整齐。如《唐故朝议郎守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

司空奚公神道碑》铭共 44 句,《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铭共 52 句,《许州文宣王新庙碑》铭共 40 句,《唐故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清河县开国男赠太师崔公神道碑》铭共 78 句,《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王公神道碑》铭共 58 句,《唐故邠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使朝散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右仆射史公神道碑》铭共 74 句,《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铭共 38 句,《佛衣铭》共 42 句,《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铭共 44 句,《唐故监察御史赠尚书右仆射王公神道碑》铭共 48 句,都是四言到底。《陋室铭》只 18 句,计:四言六句、五言五句、三言一句、六言二句、又五言二句、三言一句、四言一句。这样杂乱的句式,与上述整齐的句式,形成尖锐的对比,怎么会出于一人之手呢?

4. 刘禹锡擅长碑版文字,“用笔端凝,谱金石之体”^④,“矜炼雅健,金石文之正轨”^⑤,而“刻于琬琰”的《陋室铭》小气、俗气。就以开头四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说,完全违反常识。道教称神仙居住的地方为洞天、洞府、灵山、仙山。岂有仙居于矮山,龙游于浅水之理?

吴汝煜认为这四句“本之《世说新语·排调篇》所载康僧渊语。”今案:原文是“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康僧渊反对“山不高”、“渊不深”,而《陋室铭》宣扬“山不在高”、“水不在深”,立意相反。

湖北应山有“大唐贞观四年三月勒石”的《观音寺界碑》^⑥,开头四句为“盖闻山不在高,有僧则名。寺不在大,有神则灵”,与《陋室铭》相似。从“盖闻”可知这样的话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佛教徒可以套用,道教徒也可以套用,不过一称“僧”、一称“仙”罢了。《陋室铭》与《观音寺界碑》都套用庸俗的顺口溜,

显然是一般文士所为,怎么可能是“有道”^⑦、“有名理”^⑧的著名哲学家刘禹锡的手笔?人人皆知《观音寺界碑》无文学价值,《陋室铭》何能称之为“千古名文”(吴汝煜语)呢?

吴汝煜又认为《陋室铭》“调素琴,阅金经”可以在刘禹锡的诗歌中找到根据。琴、棋、书、画,本是中国古代文人普遍喜爱的,唐代佛教盛行。不仅在刘禹锡的诗歌中,并且在许多唐人诗歌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根据,不足为奇。吴汝煜未注意《陋室铭》与刘禹锡的思想作风、生活环境大不符合。例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一副瞧不起群众的口吻,与刘禹锡《名子说》“欲尔于人无贤愚,于事无大小,咸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从而众说,其庶几乎”的思想作风不合。又如:“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是一片幽僻荒凉景象,与吴汝煜所认为的“陋室”在洛阳,室主是正三品官的生活环境不合。苔不多,不可能“上阶绿”;草不长,不可能“入帘青”。苔多、草长,可见人迹罕至,又与“谈笑有鸿儒”相矛盾。

《陋室铭》既云“调素琴”,又云“无丝竹之乱耳”,琴不是丝类乐器吗?明显地抵牾。既云“有仙则名”,是崇尚道教,又云“阅金经”,是崇尚佛教,而来陋室“谈笑”的是“鸿儒”,不是和尚、道士,反映出《陋室铭》的作伪者缺乏逻辑,拚凑成文,怎么能与“字字如锻铁铸成,不能易也”^⑨的刘禹锡作品相提并论,鱼目混珠呢?《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不选《陋室铭》,是有鉴别的。

《陋室铭》的流传,正在于它不是《阳春》《白雪》,而是《下里》《巴人》。我们不能惑于《陋室铭》的流传而误认它是刘禹锡之作。

(三)校本应广

笺证本、点校本的校勘工作,或可补充,或需纠正,或应提高。今后的努力方向是广泛利用《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以及宋代笔记诗话中的资料,把校勘工作深入下去。本文对笺证本、点校本这方面的不足之处,作一些具体的说明,如:

1. 缺字漏补。刘禹锡《祭韩吏部文》“服之

无言”与“岐山威风不复鸣”之间，“逸数字”。笺证本、点校本皆未能补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不缺字，作“服之言铨。胡合我而长逝，徒泣涕而涟涟。吁嗟乎，岐山威风不复鸣。”这是刘禹锡集校勘工作的最大发现。

刘禹锡《河南王少尹宅燕张常侍白舍人兼呈卢郎中李员外二副使》题下，《文苑英华》卷二五八有注：“时充吊册乌司徒使至洛中。”笺证本、点校本皆漏补。笺证本云：“（张）正甫与（白）居易同奉使至洛，且有两副使，不知为何事”，其实题下之注已有交代。

2. 异文漏采。刘禹锡正集《与歌者米嘉荣》云：“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外集《米嘉荣》云：“一别嘉荣三十载，忽闻旧曲尚依然。如今世俗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少年。”《剩余丛书》本缪荃孙跋云：“昔人所谓有未定之稿，有通用之稿，编辑时求益，遂两收之，不得谓之复。”今案：《太平广记》卷二〇四引《卢氏杂说》云：“刘尚书禹锡《与米嘉荣》诗云：‘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于今后辈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与正集、外集两首有较大的不同。宋敏求哀辑外集时漏收此首。笺证本、点校本漏采。

刘禹锡《九华山歌》引云：“昔予仰太华，以为此外无奇；爱女儿、荆山，以为此外无秀。”《太平御览》卷四六《九华山》引“刘禹锡序”云：“余尝爱终南、太华，以为此外无奇；爱女儿、荆门，以为此外无秀。”该书卷首《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有《九华山录》，无刘禹锡集。可见书中所引“刘禹锡序”，是采自《九华山录》。按照缪说，可写入校记。笺证本、点校本漏采。

3. 书证不足。刘禹锡《李贾二大谏拜命后寄杨八寿州》“肯放淮阳高卧人”，笺证本云：“作淮南者非”。今案：王楙《野客丛书》卷二〇《谢玄晖诗》引刘禹锡此句，正作“淮阳”。笺证本未引用为证。

刘禹锡《望洞庭》“遥望洞庭山水翠”，笺证本、点校本皆云：《剩余丛书》本作“山翠

水”。今案：何光远《鉴诫录》卷八《作者同》引刘禹锡此句，亦作“山翠水”，与《剩余丛书》本合。笺证本、点校本均未引用为证。

刘禹锡《病中一二禅客见问因以谢之》“添炉捣鸡舌”，笺校本、点校本皆云：《全唐诗》作“烹雀舌”。今案：黄彻《逊溪诗话》卷三引刘禹锡诗作“捣鸡舌”，与影印宋绍兴本合。笺证本、点校本均未引用为证。

刘禹锡《泰娘歌》“月堕云中从此始”，笺证本云：《全唐诗》注一作“月坠云收”。今案：姚宽《西溪丛语》卷下云：“谢灵运《东阳溪中赠答》云：‘可怜谁家妇，缘流洒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又云：‘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但问情若何，月就云中堕。’刘禹锡《泰娘歌》‘月堕云中’之句，盖本于此。”姚宽所见，与两宋本相合，并考出“月堕云中”的出处，笺证本、点校本均未引用为证。至于“月坠云收”，与刘禹锡诗意不合。

4. 缺少分析。刘禹锡《武昌老人说笛歌》“往年镇戍到蕲州”，笺证本云：《全唐诗》注一作“征镇戍”，《唐文粹》与一作同。今案：杨士弘《唐音》卷一一选刘禹锡此诗，亦作“征镇戍”。何焯校云：“曹成王皋帅江西，讨李希烈，取沔、蕲、安、黄，作‘征镇’是。”此条校语可采。据《旧唐书》卷一三一《李皋传》云：“曹王明玄孙。……李希烈反，迁江西道节度使，……因进拔蕲州”，与刘禹锡称武昌老人“早事曹王曾赏激，往年征镇戍蕲州”正合。笺证本缺少这样的分析。

刘禹锡《分司东都蒙襄阳李司徒相公书问因以奉寄》“几时登岘首，恃旧揖三公”，点校本云：野香堂刻本何焯校“疑作‘山公’”。今案：何焯校云：“末句收到襄阳，自应用山简事。”这是何校“三”疑作“山”的理由。据《晋书》卷四二《山涛传（子简）》云：“永嘉三年，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假节，镇襄阳。”“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地，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时有童儿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点校本引用何焯校记不全。笺证本云：

“揖三公是用《汉书·汲黯传》‘大将军有揖客’语。”今案：以汲黯与大将军卫青的关系，比喻刘禹锡与李司徒的关系，不甚吻合，刘禹锡精于用典，“山公”较“三公”贴切。

刘禹锡《衢州徐员外使君遗以缟纈兼竹书籍因成一篇用答佳贶》“远放歌声分白纈”，笺证本、点校本均无校记。今案：何焯校云：“‘放’字必误。以昌黎《徐偃王庙碑》证之，‘放’字乃徐君之名也。”这是运用理校法之佳例。据韩愈《衢州徐偃王庙碑》云：“当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复为刺史”，与刘禹锡作诗时间正合。唐人讲究避讳，刘禹锡不会在与徐放唱和诗中，犯徐放之讳。笺证本、点校本缺少这样的分析。

刘禹锡《秋日送客至潜水驿》第二句，笺证本作“枫林社日鼓”，点校本作“神林社日鼓。”今案：此句自宋以来，即有“枫林”、“神林”之不同。1913年董康影印日本崇兰馆藏宋刻蜀大字本、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黄彻《碧溪诗话》卷五、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〇引《雪浪斋日记》、后集卷二五引《复斋漫录》、方回《瀛奎律髓》卷一〇等作“枫林”，影印宋绍兴本、曾季狸《艇斋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五等作“神林”，唯《文苑英华》卷二九八作“神祠”。“神祠社日鼓”可对“茅屋午时鸡”。或“神祠”先讹为“神林”，又被改为“枫林”乎？笺证本、点校本未讨论及此。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漠然收。”笺证本、点校本皆云：“西晋”一作王濬，“漠然”一作黯然。今案：自唐末五代以来，文献中即有此分歧。两宋本、《文苑英华》卷三〇八、周弼《三体唐诗》卷三等作“西晋”、“漠然”，何光远《鉴诫录》卷七、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九、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五、《唐诗鼓吹》卷一等等作“王濬”、“黯然”，在两个系列中，集部是编辑时的定稿，小说诗话则缪荃孙所谓通用之稿。笺证本、点校本都没有注意这个现象。

（四）笺证应全

笺证本“出版说明”云：“尤深于名物典章

的诠释与史实人事的考订”，亦难免疏漏。因篇幅限制，对“附录”部分，暂不涉及。仅对笺证部分之疏漏，略举数例如下：

1. 诠释典章错误。刘禹锡《代郡开国公王氏先庙碑》之标题，笺证本云：《全唐文》作《唐兴元节度使王公先庙碑》，“必非原本如是，乃馆臣改定。兴元节度使尤不典之甚，唐人无此称也。”今案：此篇标题，《唐文粹》卷六〇作《唐兴元节度使王公先庙碑铭》，《全唐文》乃据《唐文粹》，非馆臣改定。原题较长，《唐文粹》用结衔之前一部分，文集用结衔之后一部分，合之乃全。又，山南西道节度使可称兴元节度使。《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长庆二年十月“戊辰，兴元节度使乌重胤来朝”，三年八月，“兴元节度使韦绶卒。”卷一七下《文宗纪下》：开成二年十一月“丁丑，兴元节度使令狐楚卒”，四年闰月“丁未，兴元节度使郑澣卒。”卷一八上《武宗纪》：会昌六年二月“丁丑，左拾遗王龟以父兴元节度使起年高”。卷一四八《蒋乂传（子係）》：“出为兴元节度使”。卷一五八《郑余庆传》：“余庆之镇兴元”。卷一六四《王起传》：“起镇兴元”等皆可为证。怎么能说唐人无此称呢？

2. 考订人事错误。刘禹锡《代诸郎中祭王相国文》，笺证本认为领衔者为崔玄亮。今案：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丁）失鹄》云：“元亮即赵元亮，见《郎官柱》左中，诸郎中左中最高，故由元亮领衔，核其时代正合。（大和）四年初禹锡方以郎中充集贤，必在与祭之列，所以由其秉笔。”

刘禹锡《李贾二大谏拜命后寄杨八寿州》，笺证本认为李大谏指李源。今案：《旧唐书·穆宗纪》云：长庆二年七月“辛亥，以赠司徒、忠烈公李愬子源为谏议大夫”，四年正月，“泽潞判官贾直言新授谏议大夫”。二人授官时间距离较远，与此诗“谏省新登二直臣”之“新登”不合。又，《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忠义传·李愬传（子源）》载穆宗《授李源左谏议大夫制》曰：“有曾、闵之行，可贯于神明；有巢、由之风，可希于太古。山林以寄其迹，爵禄不

入于心，泊然无营，五十余载。”李源生平，与“谏省新登二直臣”之“直臣”亦不合。据《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云：“元和初，……以山人征为左拾遗。渤托疾不赴，遂家东都。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陈论。”“迁右补阙，连上章疏忤旨。”“渤以散秩在东都，以上章疏为己任，前后四十五封。”“时皇甫镈作相，剥下希旨。……渤既以草疏切直，太忤宰相，乃谢病东归。”“穆宗即位，召为考功员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权幸，皆行升黜”，“出为虔州刺史”，“迁江州刺史”，“（长庆）三年，迁谏议大夫。”李渤既有直臣之事实，又与贾直言授官时间相近，符合刘禹锡诗意。

3. 考订人事缺漏。刘禹锡《送陆侍御归淮南使府五韵（用年字）》“江左重诗篇，陆生名久传。凤城来已孰，羊酪不嫌膻。……秦山呈腊雪，隋柳布新年。曾忝扬州荐，因君达短笺。”自注：“时段丞相镇扬州，尝辱表荐。”笺证本云：“其人待考。”今案：姚合《送陆畅侍御归扬州》云：“故园偏接近，谿水洞庭边。归去知何日，相逢各长年。山川南北路，风雪别离天。……从军丞相府，谈笑酒杯前。”二诗皆用“年”字，所云季节（雪）、地点（淮南节度使治所扬州）、府主（丞相）等皆同，可见刘禹锡所送之陆侍御即姚合所送之陆畅侍御。据韩愈《送陆畅归江南》云：“举举江南子，名以能诗闻。一来取高第，官佐东宫军。迎如丞相府，夸映秀士群。”所咏陆畅乡里、生平（如能诗，来京应试、做官、结婚），与刘禹锡诗“江左重诗篇”、“凤城来已孰”吻合。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云：“予门吏陆畅，江东人。”段成式是段文昌之子，他称陆畅为门吏，证明在“淮南使府”之陆侍御是陆畅无疑。

刘禹锡《送周使君罢渝州归郢中别墅》，笺证本云：“名不详。”今案：元稹《授萧睦凤州周载渝州刺史制》云：“由文学古，施于有政。”可见周载非俗吏，与刘禹锡诗“君思郢上吟归去”相合。唐制有中书制诰、翰林制诰之别。《文苑英华》卷四一〇《中书制诰》载元稹此制。元稹于元和十五年五月为祠部郎中、知制

诰；长庆元年二月守中书舍人，充翰林承旨学士。此制草于元和十五年五月之后，长庆元年二月以前，周载授渝州刺史，在这段时间内。“罢渝州”，约在长庆二、三年，此时刘禹锡正任夔州刺史。周载由渝州“归郢中别墅”，必经夔州，刘禹锡赋诗送之。

刘禹锡《送分司陈郎中祇召直史馆重修三圣实录》，笺证本云：“待考。”今案：据《新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一下·陈氏》：陈昱—陈叔彪—陈琼—陈彝—陈商。陈商为陈高宗后裔，与刘禹锡诗“远取南朝贵公子”合。又据《旧唐书·武宗纪》：会昌元年“四月辛丑，敕：‘《宪宗实录》旧本未备，宜令史官重修进内。’”《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乙部史录》：“《敬宗实录》十卷：陈商……撰。”与刘禹锡诗“重修东观帝王书”合。（三圣实录指宪、穆、敬三宗实录。笺证本云顺、宪、穆三宗，未是。）再据毕沅《关中金石记》卷四《唐·陈商题名》：“会昌元年七月刻，行书，在华岳庙。”“此题云：司门郎中、史馆修撰。”可见陈商由司门郎中、分司东都祇召为史馆修撰，他从洛阳赴长安，于会昌元年七月经过华岳庙，题名，与刘禹锡诗“蝉鸣官树引行车，言自成周赴玉除”之季节、地点均合。

刘禹锡《戏赠崔千牛》“劝君多买长安酒”，笺证本云：“无从证实。”今案：权德舆《唐故相国右庶子崔公夫人河东县君柳氏祔葬墓志铭》序云：“其孤曰懿伯。”“懿伯为左千牛备身，纯孝好学。”“幼女以矜襦来归。”《酬崔千牛四郎早秋见寄》云：“少年才藻新，金鼎世业崇。风文已彪炳，琼树何青葱。联镳长安道，接武承明宫。”崔懿伯之身份，与刘禹锡诗题相合。崔懿伯为崔造之子，权德舆妻弟，为刘禹锡早年在长安之交游。

刘禹锡《和苏十郎中谢病闲居时严常侍萧给事同过访叹初有二毛之作》，笺证本云：“苏十郎中待考。”今案：姚合《奉和前司封苏郎中喜严常侍萧给事见访惊斑鬓之什》云：“中台官罢揖高名。”刘禹锡所咏“谢病闲居”之苏十郎中，即姚合所咏“中台官罢”之前司

封苏郎中，亦即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司封郎中》所载之苏景胤。据《新唐书·艺文志二·乙部史录》云：“《宪宗实录》四〇卷……苏景胤撰。……景胤，弃子也。”“《穆宗实录》二〇卷：苏景胤……撰。”《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儒学传下·苏弁传》云：“弁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秘阁焉。”苏景胤之生平（修史）、家世（藏书），与姚合诗“东观诗成号良史”、刘禹锡诗“一卷素书销永日”相合。

笺证本又云：“萧给事未详何人”。今案：《旧唐书·文宗纪下》云：大和四年三月“甲辰，以（严）休复为右散骑常侍。”七年三月“丁巳，以给事中萧瀚为郑州刺史。”大和四年三月后至七年三月前这段时间内，严休复为常侍，萧瀚为给事中，“同过访”苏景胤。

刘禹锡《同白二十二赠王山人》，笺证本未考出其人。今案：白居易《赠王山人》云：“玉芝观里王居士，服气餐霞善养身。”刘禹锡诗亦云：“古老相传见来久，岁年虽变貌长新。”可见王山人擅长医药，善于养身。据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一《金石·朴消》云：“凉膈驱积。王旻山人‘甘露饮’：治热壅，凉胸膈，驱积滞。……刘禹锡《传信方》。”可见王山人即向刘禹锡传授“甘露饮”药方的玉芝观王旻居士。又据《酉阳杂俎》续集卷九《支植上》云：“王旻言：萝蓄根、茎，并生熟俱凉。”时代相同，亦擅长医药，证明王旻确是白居易、刘禹锡所咏之王山人。

刘禹锡《酬杨八副使将赴湖南途中见寄一绝》，笺证本未考出其人。今案：李涉《送杨敬之倅湖南》云：“便逐秋风过洞庭”，与刘禹锡诗“明朝若上君山上”合。“倅湖南”即湖南副使。刘禹锡、李涉所咏，必是一人。又《刘宾客嘉话录》述“杨祭酒爱才公心”事，为刘禹锡与杨敬之交游之证。

刘禹锡《吴兴敬郎中见惠斑竹杖兼示一绝聊以酬之》，笺证本云：“待考。”今案：《吴兴志》卷一四《郡守题名·唐》云：“敬听：大和七年自婺州刺史拜。除吏部郎中。续加检校本

官，依前湖州刺史。”可见吴兴敬郎中即检校吏部郎中、湖州刺史敬听。

以上笺证人物疏漏之例。

刘禹锡《送王师鲁协律赴湖南使幕》，笺证本云：“王师鲁事迹待考。”今案：《文苑英华》卷四一二《中书制诰》元稹《授王师鲁等岭南判官制》云：“尔等皆当茂选，重取元戎。”钱易《南部新书》戊云：“王师鲁在孔戣幕中，尝言曰：‘半臂亦无文，房太尉家法不着。’”元稹所谓“元戎”即岭南节度使孔戣，王师鲁曾在其幕府，为判官。此王师鲁事迹之可考者。

刘禹锡《扬州春夜李端公益张侍御登段侍御平仲密县李少府畅秘书张正字复元同会于水馆对酒联句追刻烛击铜钵故事迟辄举觥以饮之逮夜艾群公沾醉纷然就枕余偶独醒因题诗于段君枕上以志其事》，笺证本云：“李畅待考。”今案：权德舆《唐故润州昭代寺比丘尼元应墓志铭》序云：“初以既笄之年，归陇西李君晋卿，仕至东阳决曹掾。……初，决曹府君前夫人范阳卢氏子曰畅，幼怀字育之仁，夙奉诗书之训，再以经术践甲科，历校书郎、密县尉。”“德舆于密县为族外弟，服儒同术，里仁甚久。”《酬李二十二兄主簿马迹山见寄》序云：“族内兄畅，纯静而深，直方而文，…贞元元年，兄以典校秘书，调补江陵松滋主簿，以地远不就职，……其明年，兄自山中以诗一首见贻，理精词达，清涤心府，三复其文，如至山下。”此李畅郡望、家世、科名、仕履、文学之可考者。

刘禹锡《送韦秀才道冲赴制举》，笺证本未考出韦道冲事迹。今案：《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载李渤《考校京官奏》曰：“大理卿许季同，任使于翬、韦道冲、韦正牧，皆以犯赃，或左降，或处死。”同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云：“楚充奉山陵时，亲吏韦正牧、奉天令于翬、翰林阴阳官等同隐官钱，不给工徒价钱，移为羨余十五万贯上献。怨诉盈路，正牧等下狱伏罪，皆诛，楚再贬衡州刺史。”韦道冲即宪宗山陵案中犯赃者之一。此韦道冲事迹之可考者。

刘禹锡《送李策秀才还湖南因寄幕中亲故兼简衡州吕八郎中》，笺证本未考出湖南观察使及“幕中亲故。”今案：吕温《湖南都团练副使厅壁记》云：“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陇西李公，以永嘉之清政，京兆之懿则，廷赐大旆，俾绥衡湘。”《唐会要》卷六二《出使》云：元和“六年九月，以前湖南观察使李众为恩王傅。”可见元和三年冬至六年九月这段时间，李众为湖南观察使。劳格、赵铨《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六《司封员外郎》对李众生平有考证，今只补充：李众为京兆府万年县令时，刘禹锡为京兆府渭南主簿，柳宗元为京兆府蓝田县尉，三人相识。李众为湖南观察使时，柳宗元为永州刺史，吕温为道州刺史，是上下级的关系。柳宗元《谢李中丞安抚崔简戚属启》云：“某幸被纆囚，久沐恩造，至于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终，感惧无地。”吕温《代李中丞荐道州刺史吕温状》云：“臣伏以前件官操履有恒，吏事精举，处繁简肃，折狱详明，尤于抚绥，实著效绩，……伏望除衡州刺史。”从李众对柳宗元的照顾和对吕温的保荐，反映出他对王叔文集团成员的同情，明了这个情况，才能理解刘禹锡诗“身弃言不重，爱才心尚惊。……饰容遇朗鉴，肝鬲可以呈”，非泛泛之言。

吕温《湖南都团练副使厅壁记》又云：“表前副使、殿中侍御史扶风窦君常字中行以本官复职。于是……范阳卢君璠、……前咸阳县尉吴郡顾君师闵、前太子正字陇西李君础……群材响附，各以类至，……遐迩翕然，称为盛府。”刘禹锡所寄“幕中亲故”，“亲”指卢璠，“故”指窦常、顾师闵、李础等。何以知之？(1)卢璠：刘禹锡《子刘子自传》云：“先太君卢氏由彭城县太君赠至范阳郡太夫人。”卢璠是刘禹锡母系中之一人。李行修《唐故归州刺史卢公墓志铭（并序）》①详述碑主卢璠一生。(2)窦常：褚藏言《窦常传》云：“洎贞元十四年秋，……其年，淮南节度、左仆射霸陵杜公奏为参谋，授秘书省校书郎。”刘禹锡与窦常曾同在杜佑幕府，元和七年后，刘禹锡与窦常又

同在朗州。(3)顾师闵：杜黄裳《东都留守顾公神道碑》云：“吴郡人也。”“有子曰师闵，克家光烈，早岁继明，以拔萃甲科，历咸阳尉。”碑主顾少连是刘禹锡、柳宗元的“座主”。柳宗元《与顾十郎书》向顾师闵说明顺宗时刘禹锡等为顾少连请谥情况，可见师生情深。(4)李础：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二六《米谷部下品·稻米》云：“稻秆灰亦主病，见刘禹锡《传信方》云：湖南李从事治马坠扑损，……。”是李础向刘禹锡传授药方之证。《文苑英华》卷七三〇韩愈《送李础判官正字归河南序》叙述他与李仁钧、李础父子交游情况，称“李生温然为君子，有诗八百篇，传咏于时。”又，柳宗元《送浩初序》云：“李生础与浩初又善”。可见李础对诗、佛、医药均有研究，与刘禹锡有共同语言。

刘禹锡《和令狐相公送赵常盈炼师与中贵人同拜岳及天台投龙毕却赴京师》，笺证本对赵常盈无考。今案：《旧唐书》卷一七上《文宗纪上》云：宝历二年十二月甲辰，“……道士赵归真，并配流岭南。”卷一六六《白居易传》云：“文宗即位，征拜秘书监，赐金紫。九月上诞节，召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可见敬宗朝道士受宠者赵归真，文宗朝道士受宠者赵常盈，这是文宗命赵常盈拜岳、投龙的政治背景。

刘禹锡《答杨八敬之绝句》题下自注：“杨生时亦谪居”。笺证本对杨敬之元和时贬谪事无考。今案：《册府元龟》卷九二五《总录部·遣累》云：“苏表，元和中以讨淮西策干宰相武元衡。元衡不见，以监察御史宇文籍旧从事，使召表而讯之，因与表狎。后捕驸马王承系，并穷按其门客，而表在焉。表被鞠〔鞫〕，因言籍与在〔往〕来，故籍坐贬江陵士曹参军。又被〔贬〕左卫骑曹参军杨敬之为吉州司户参军，……并坐与表交游故也。”这是杨敬之元和时贬谪的情况。

刘禹锡《酬宣州崔大夫见寄》，笺证本云：崔龟从“其人盖无甚可称者，转因禹锡此诗而一显其姓名耳。”今案：《旧唐书·白居易传》

云：长庆元年十一月，“诏中书舍人白居易……考制策。”《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制举科》云：“长庆元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崔龟从……及第。”可见白居易与崔龟从有座主门生之谊。白居易《病中辱崔宣城长句见寄兼有觥绮之赠因以四韵总而谢之》（自注：“昔予考制策，崔君登科也。”）《宣州崔大夫阁老忽以近诗数十首见示吟讽之下窃有所喜因成长句寄赠郡斋》等诗，均与崔龟从唱和。崔龟从撰《续唐历》，今佚；《宣州昭华山梓华君神祠记》、《书敬亭碑阴》、《敬亭庙祭文》等文，现存。崔龟从非因刘禹锡诗始显。

刘禹锡《登清辉楼》，笺证本云：“此诗不知何意。”今案：陈舜俞《庐山记》卷三《叙山南篇》云：“刘梦得有《登清辉馆》诗云：‘寻阳江色潮添满，彭蠡秋声雁引来。南望庐山千万仞，共夸新出栋梁材。’清辉馆在江州，亦（李）渤所创，故禹锡美之。”这是刘禹锡诗之本事。宋敏求从《九江新旧录》采录刘禹锡此诗，编入外集，标题、诗句与《庐山记》均有一字不同。

刘禹锡《赠刘景擢第》，笺证本对刘景无考。今案：《旧唐书》卷一七七《刘瞻传》云：“祖升，父景。”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云：“唐相国刘公瞻，其先人讳景，本连州人。少为汉南郑司徒掌笈劄，因题商山驿侧泉石，蒙阳奇之，勉以进修，俾前驿换麻衣，执贽之后致解荐，擢进士弟，历台省。”此刘景事迹之可考者。

以上笺证事实疏漏之例。

（五）序跋应辑

标点本、笺证本、点校本均未辑录序、跋，应补。

序、跋之重要者，如：（1）宋绍兴八年刻小字本有宋敏求、董允序、跋，说明刘禹锡集所逸者为卷二一至卷三〇，交代裒辑外集 10 卷

诗文之来源。李盛铎《木犀轩藏书题记》说明 1923 年徐鸿宝影印绍兴本之经过。昌彼得《跋宋刊本刘宾客文集》说明 1973 年台北影印此本之经过。（2）1913 年影印宋蜀刻大字本有董康、内藤虎二跋，说明影印此本之经过。（3）顾广圻《百宋一廛书录》、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说明宋刻残本一至四卷情况。（4）黎民表跋说明刻“中山集”之经过。（5）钱曾《读书敏求记》、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分别说明所藏钞本情况。（6）缪荃孙跋说明《剩余丛书》、《畿辅丛书》二本之优劣。此外，徐焯《徐氏红雨楼书目》、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说明刘禹锡诗六卷本情况。杜濬序说明野香堂刻二刘（刘长卿、刘禹锡）诗之经过。王汝骧、赵骏烈二序说明刻刘禹锡诗九卷本之经过，等。均有助于读者了解刘禹锡集版本源流。

佚诗应考、伪文应辨、校本应广、笺证应全、序跋应辑五个方面，虽是针对 40 年来刘禹锡集的整理、出版工作而言，或亦可供一般古籍整理工作参考。

注：

①韩愈《荐士》。

②方回《瀛奎律髓》卷三评语。

③⑧何焯批语。（上海图书馆藏姚世钰录何焯校《刘宾客集》）

④⑨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刘宾客集》评语。

⑤高步瀛《唐宋文学要》甲编卷四评语。

⑥《应山县志》卷二三《文物名胜》（五）《石刻》。

⑦赵执信《谈龙录》。

⑩李希泌《曲石精庐藏唐墓志》。

（作者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编 张琴